

“启动期”：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落地路径思考

梁建宏

启动期由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国家文物局负责组织实施，各省分头开展，全国“一盘棋”推进。需要强调的是，设立启动期并非观望等待，而是即行即效——制度自启动之日起便发挥作用，启动期本身就是督察制度运行的第一个完整周期，绝非三年期满后的“再启动”。三年期满后，制度将平稳过渡至常态化运行。在此基础上，适时研究起草相关规章或行政法规，为长效运行提供法治保障。

启动期的有效运行需要相应的经费保障和人员支撑。建议中央在启动期内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中西部地区督察工作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同时，推动各省将督察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督察队伍稳定、工作可持续。

启动期安排

三年启动期，要牢牢抓住“文物档案建设（包括文物记录档案和馆藏文物档案）”这一贯穿三年的基础工作，严守“法人违法与文物安全”这一硬性底线，分阶段、有节奏地推进。第一年重在部署建账。中央通过召开专题会议或印发文件进行统一部署，确保精神直达基层。中央组建督察组，制定全国督察基本框架与核心底线要求；各省比照中央组建省级督察组，可在框架内适当增加本省特色内容。省级督察对市州原则上实现全覆盖，并合理确定对县区的抽查比例。本年度督察重点是“是否部署到位”。各级党委政府需制定实施方案、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人。第二年重在督进纠偏。中央和省级督察组继续开展督察。本年度省级督察对市州的覆盖率不低于50%；同时，对上年度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分级进行“回头看”，问题涉及哪里就查哪里。本年度督察重点是“是否取得实效”。重点核查方案是否执行、台账是否动态更新、上

年度发现问题是否真正整改。对法人违法问题重点督办、核查销号。第三年重在验收建制。中央和省级督察组对已发现问题整改进行收尾验收，确保实现启动期目标。全面总结评估三年启动期工作，吸纳有效做法，研究起草文化遗产保护督察条例，实现从“启动磨合”到“制度固化”的跨越。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的严肃追责，形成有力震慑。

督察的三重功能：诊断、指导、上传

文化遗产保护督察的定位，应当是推动问题解决，而非单一问责。单一问责导向容易引发地方防御性应对，基层消极应付，最终令制度难以持久。具体而言，督察需发挥三重功能：其一，“诊断”——及时发现督察区域存在的真问题；其二，“指导”——帮助地方整改，提供解决路径和工作方法；其三，“上传”——把基层的真困难如实向上反映，为顶层设计提供决策参考。中央和省级督察组除完成常规报告外，应作为规定动作，在报告中设置专门章节，如实记录基层反映的突出困难，例如经费保障、人员编制等长期性、体制性难题，重在反映真实情况。这是督察制度“闭环”的重要设计——使督察制度在发挥监督功能的同时，兼具向上传递基层声音的职能，为顶层设计提供来自一线的决定策参考。

文化遗产保护督察的目的不是问责，而是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改进、长效提升。设立启动期，是制度落地的第一步，也是长效运行的起跑线。启动期的设计，是让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更加稳妥地落地，探索“事前引导、事中帮助、全程托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一套既坚守底线、又有温度的运行机制，真正成为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

（作者单位：甘肃省文物局）

从封闭保护到走进公众视野

——鄂尔多斯汉墓壁画的摹制转化

王丹 呼孜

2014年，鄂尔多斯博物院启动了“鄂尔多斯古代壁画摹制保护”项目，主要针对境内的墓葬壁画、石窟壁画和召庙壁画三类壁画进行“摹制法”复原保护。所谓摹制，不是简单临摹复制，而是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壁画的色彩、线条、质地等全部信息，再用相应材料进行原貌复原。具体做法是：采用古代壁画的天然胶与原沙作为底料，在亚麻布上完全按照古壁画墙的质地、肌理制作出地仗层，再用与壁画颜料相同的矿物质颜料进行绘制，辅以可调节的不锈钢框架支撑。这种方法重建了壁画的原生结构，在材料成分、地仗质感、色彩神韵方面与原作高度接近，更为关键的是，摹制壁画具备了可移动、可布展、可拆卸的特性，实现了原生壁画信息的整体转移和异地重现。

2015年，鄂尔多斯博物院联合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凤凰山汉代壁画墓和巴日松古敦包汉代壁画墓进行了二次发掘。此次发掘利用最新的数字采集技术获取了更为清晰的墓室壁画图像，并系统、全面、科学地采集了壁画信息——包括画面内容、尺寸数据、色彩参数、病害状况等，为后续的摹制保护提供了精确的数据基础。同年，工作人员又对米兰壕墓地最后发现的一座壁画墓进行了二次考古清理，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素材。

摹制保护在学术上定位为一种“间接式保护”。正如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会长马家郁研究员所说，它并非以摹品取代原作，而是在原作无法长期保存的前提下，以精确记录的方式完成文化信息的传递和延续。这种认知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自觉——保护者清醒地认识到，面对那些终将老去的色彩，记录与再现同样是守护的一种形式。

公共传播：从墓室到展厅的转化

摹制保护的实施，为这些沉睡于地下的壁画打开了走向公众的大门。2016年9月，“丹青遗韵 妙手生花——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展”在鄂尔多斯博物院开幕。这是鄂尔多斯博物院首次将深藏于地下的珍贵壁画“请”进博物馆，让原本封闭于墓室之中的图像得以在公共空间中呈现。

展览摒弃短期叙事，打造持续对外传播的特色文化品牌。2017年至2026年，展览先后赴四川、河北、浙江、安徽、俄罗斯等地展出。其中，赴俄罗斯米努辛斯克地方志博物馆的展出尤为值得关注——该馆地处西伯利亚，所在区域与北方草原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文化序列有着深厚的历史关联，当地观众对草原主题的壁画艺术具有天然的认知基础，此次展出促成了跨越国界的文明对话。每一次展出，都让沉湎于北疆草原的壁画艺术突破地域边界，完成文明的远播与赓续。摹制壁画的移动性优势在此充分显现——无需冒原生壁画运输损毁之险，即可将文化信息送达千里之外。

与展览同步推进的还有学术层面的深度研讨。2016年9月，“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保护与研究国际研讨会”在鄂尔多斯召开。来



米兰壕东汉墓葬壁画——围猎图

自日本以及国内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北方地区古代壁画的保护技术、研究方法和展示利用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会后出版的《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保护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汇集了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内容涵盖壁画病害机理分析、保护材料筛选、数字化记录技术、摹制方法探讨等多个方面，为同类型文化遗存的研究与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具体研究层面，米兰壕壁画墓群出土的庄园图、乐舞百戏图、牛耕图、西王母图、神兽图等题材，为探讨东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信仰体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巴日松古敦包M2墓的壁画则涉及社会生活场景、历史文化与思想观念等多个维度，丰富了学界对汉代边疆地区多元文化格局的认知。这些研究成果与摹制保护实践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从发现、研究到保护的完整学术链条。

记录即保存：另一种意义上的保护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鄂尔多斯地区的壁画遗存远不止汉代墓室壁画。据初步统计，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各类壁画艺术遗存共逾25处，其中岩面遗存9处，墓室壁画遗存10处，石窟寺壁画1处，召庙壁画5处。这些遗存时代延续有序，自史前至明清鲜有缺环。汉代墓葬壁画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保护实践为整个地区的壁画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回看鄂尔多斯汉代壁画墓的发现、研究与保护历程，一个清晰的轨迹浮现出来：从田野考古的偶然发现，到科学发掘的信息采集，再到摹制技术的记录再现，最后到展览展示的公共传播，“摹制”技术以重建壁画原生结构的方式，实现了可移动、可布展、可拆卸的壁画保护新路径，在原生实体与公众视野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每一步都在完成同一个任务——把封闭在墓室里的珍贵图像，逐步转化为社会共享的公共文化资源。

那些绘制于砂岩之上的色彩终有一天会褪尽，但通过摹制而留下的图式，仍有可能穿越时间，让后来者知道——两千年前的鄂尔多斯高原上，曾经有人这样生活。而这份记录本身就是另一种意义的存在，也将成为未来重新解读和认知这些古老壁画的重要依据。

（作者单位：鄂尔多斯市博物院）



孙氏故宅俯瞰

政策协同赋能 古村活态传承

——枣庄前西仓村传统村落保护活化探索

刘园园

坐落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的前西仓村，2018年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村落依蟠龙河、古薛河双水交汇之地而建，肇始于明初，清代孙氏族人定居后逐步成型。村内以孙氏故宅为核心的明清至民国古建筑群保存完好，兼具水乡格局、土族文化、红色底蕴与鲁南民俗特色，是鲁南地区为数不多的建筑、水系、家族文化、红色文化“四位一体”活态传统村落。伴随城镇化快速推进，古村落面临古建风貌衰退、传统技艺后继乏人、文旅业态单一、政策落地碎片化等现实难题。山东省、枣庄市构建起国家—省—市—县三级政策体系，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活化。本文以政策协同为切入点，结合前西仓村保护利用实际，探索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协同发展的可行路径。

前西仓村综合价值与保护利用现状

多元叠加的核心保护价值。前西仓村依托双河交汇的地理优势，形成独具鲁南平原特色的村落形态，文化价值多元且体系完整。村落整体呈方形，寨墙、寨河环绕四周，街巷纵横呈井字形布局，以孙氏故宅为核心向外延展，形成“双水环抱、中心集聚、防御完备”的典型古村落格局，是鲁南平原传统村落营建范式的实物遗存。核心文保单位孙氏故宅现存古建13座、房屋43间，集中展现鲁南传统“三雕”工艺精髓。砖雕题材丰富、做工精巧，石雕纹样典雅、地域稀缺，木雕融合南北营造风格，整组建筑兼具北方民居的庄重大气与南方建筑的精巧细腻，是研究鲁南土族民居形制、传统营造技艺的重要标本。孙氏家族自清代乾隆年间定居于此，形成崇文重教、乐善好施、聚族而居的优良家风。村落留存四部不同时期编修的族谱，家风家训传承有序，完整保留鲁南地区土族文化脉络。孙氏故宅曾作为滕县保卫战指挥部，培贤道抗日总部、华东军大整训驻地，先后走出二十余位革命志士，是鲁南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村内完整传承舞龙舞狮、高跷、花船等民间演艺，延续山头庙会、四时民俗、传统婚丧礼仪，石磨、石碾、石臼等农耕器具遗存丰富，鲜活呈现鲁南乡土生活风貌。

现阶段保护利用工作成效。当地高度重视古村落保护工作，逐步建立起常态化保护管理体系。在组织架构上，组建区、镇、村三级保护工作小组，完成全域文化资源普查与建档立卡，划定保护责任区域，落实日常巡查制度，构建多方联动的保护格局。

在文物修缮方面，分三期完成孙氏故宅主体建筑修缮工程，同步开展街巷整治、水系清护，对村内古槐、古碑等历史环境要素实施专项保护。在非遗传承领域，系统整理竹雕、石雕、柳编及传统民俗资料，常态化举办民俗展演活动，推动传统手工艺走向产业化发展。在文旅融合层面，将前西仓村纳入“三湾里·薛河古韵”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依托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推出非遗研学、民俗体验、农耕休闲等文旅项目，稳步推动文化资源向文旅产业转化。

传统村落保护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结合实地调研来看，前西仓村在保护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共性难题，集中体现在政策衔接、保护技术、产业化、村民参与四大方面。

政策协同机制不畅，落地保障能力不足。国家、省、市级多为宏观政策性指导，市、区县级实施细则则较少，基层执行缺少明确标准与操作依据。同时存在多头管理现象，住建部门主抓风貌管控、文旅部门负责活化利用、财政部门统筹资金、农业部门推进乡村产业，权责分散，缺乏统一统筹协调机制。资金投入结构失衡，财政资金大多倾斜于古建本体修缮，基础设施提升、文化传承、产业培育等领域投入有限；社会资本准入渠道狭窄，多元投融资体系尚未形成。

修缮技艺与日常管理存在短板。传统木作、瓦作及砖雕、石雕、木雕等特色工匠老龄化严重，青年传承人断层，传统建材取材困难、修缮成本居高不下。村落缺乏专业文物保护管理团队，古建日常巡检、养护、动态监测工作力度不够，存在私搭乱建现象，持续破坏古村落整体风貌。此外，保护思路存在偏差，重核心文保建筑、轻普通传统民居，重单体建筑保护、轻水系、街巷、生态肌理等整体格局保护。

活化利用层次较浅，产业品牌实力薄弱。针对土族家风、红色故事、民俗文化的深度体验产品供给不足。产业结构单一，仍以传统农耕为基础，文创开发、康养旅居、主题研学等新业态发展滞后。村落文化品牌建设滞后，宣传推广力度不足，区域辨识度与市场影响力较弱。



孙氏故宅局部

村民主体作用弱化，内生发展动力欠缺。部分村民对古村落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认知不足，存在重新房、轻老宅的观念。村落保护、规划、运营等相关决策环节，村民参与渠道有限，参与保护与发展的积极性难以调动。

以政策协同为核心，构建古村保护活化新格局

针对现存问题，当地立足三级政策体系，以政策协同为总抓手，从机制建设、本体保护、产业活化、群众参与四个维度综合施策，推动传统村落实现活态永续发展。

健全政策协同体系，筑牢制度保障根基。完善政策层级衔接，结合村落实际出台区级专项实施细则，明确保护范围、修缮规范、资金补助、建设审批等具体要求，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建立跨部门传统村落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统筹住建、文旅、财政、农业农村及属地镇、村力量，打破部门壁垒，实现全域工作“一盘棋”。优化资金保障模式，调整财政资金使用结构，加大技艺传承、产业培育、环境提升投入；拓宽社会资本参与路径，通过合作经营、公益捐赠、PPP模式吸纳社会力量，设立传统村落保护专项基金，实行专款专用、全程监管。

坚持整体真实性保护，破解技术管理难题。强化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建立鲁南传统工匠名录库，开展师徒结对、技能培训、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研发仿古建筑，降低修缮成本、保障工艺原貌。实施分类分级整体保护，对孙氏故宅等文保单位按照文物保护单位标准修缮；对普通传统民居严格落实风貌管控；对新建民居进行风貌引导。全面守护村落原生格局，严控寨墙、寨河、古街巷、双水交汇生态空间，守住村落历史肌理。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运用GIS技术、无人机、物联网等手段，对古建筑安全、村落风貌、生态环境进行实时智慧监测，实现精细化管理。同时建成非遗传承场所，常态化开展民俗活动，培育青年非遗传承人，让乡土文化代代相传。

创新活化利用模式，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深挖文化内核，打造四大特色文旅产品：孙氏家风研学游、红色文化寻访游、鲁南民俗体验游、湿地生态休闲游。依托“三雕”技艺、孙氏家训、地方农产开发系列文创产品与特色伴手礼，联动周边历史文化资源，串联西仓桥、奚公山等景点，打造区域性文旅精品环线。丰富产业业态，推动文化创意、传统手工艺、精品民宿、康养旅居、休闲农耕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价值。精准塑造文化品牌，立足“鲁南土族第一宅·红色水乡古村落”定位，借助主流媒体、民俗节庆、短视频平台加大宣传，持续提升古村落知名度与影响力。

激活村民主体力量，凝聚基层发展合力。常态化开展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宣讲，通过村民大会、宣传栏、文化活动等形式，转变村民思想观念，增强文化认同感与保护自觉性。健全村民参与机制，成立村民议事会、古村保护协会、志愿服务队，保障村民在规划、管理、监督中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依托文旅产业、特色产业业态为村民提供就业、创业岗位，通过经营分红、资产收益等方式，让群众共享保护发展成果，树立“保护者受益、参与者尽责”的共识。

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系统性民生工程，政策协同是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核心抓手。前西仓村通过多维度举措，推动政策由碎片化走向一体化，保护由抢救式转向常态化，活化由浅层化迈向深度化，村民由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探索出一条保护为先、文化为魂、产业为基、村民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面向未来，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仍需持续深耕。一方面加快数字文博、虚拟修缮等数字技术落地，以科技赋能文物古建保护展示；另一方面推进鲁南区域传统村落连片保护、资源联动，实现抱团发展。同时建立政策协同成效评价体系，以量化指标优化基层治理效能。

【本文为2026年度枣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文旅高质量发展专项）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文物保护中心】